

皇清經解卷六百八十二

學海堂

春秋公羊通義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何氏解詁



謹案漢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傳十一卷何邵公曰繫閔公篇於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開成石經題云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閔公第四附莊公卷今仍之

閔公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弑君不言卽位

解詁曰復發傳者嫌繼未踰年君義異故也明

當隱之孰繼繼子般也孰弑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本將爾
音義本舊作今據釋文出本將音則陸氏本作本上傳云今將爾此傳云本將爾義各有施作本字者長今從陸氏下同
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

皇清經解

卷六百八十二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一

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

將而縱之是與成其弑也

既已弑矣不及得救季子以愛兄之道受逆賊之過其幾于仁乎解詁曰論季子當從議親之辟猶律親親得相首匿當與叔孫得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為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

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

鄧扈樂而歸獄焉

解詁曰殺鄧扈樂不書者微也徐彥曰卽左氏傳云雩譚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圍人

犖自牆外與之戲也者得與此合謹案義馬者日扈見宣十二年注然則扈卽圍也犖樂聲同
變也 至者日曠至也卽下季子來歸是也解詁曰
季子知樂勢不能獨弑而不變正其真僞

齊人救邢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

季子來歸

其稱季子何

解詁曰掘賢也先君之母弟稱季子王季子是也莊公之篇友未稱弟今以遇

惡功大特從先君母弟之貴稱稱之顯其賢也後不恆書季

者其率師盟聘並以言命君前剛名以是內臣與王季子來

歸得從內錄尊敬辭者異故但於來已其言來歸何解詁曰掘

歸及卒此二事不繫君者字之而已云爾謹案子般之弑季子奔陳於是召而復之

言至喜之也解詁曰季子來歸則國安故喜之而變至加錄

故此經來歸為自洛姑歸支離之說今悉無取然則奔陳不

書何也劉敞曰出奔書者治之也不書者予之子也莊公死子

般弑慶父夫人亂乎內魯國之不絕若綫季子生則可以易

而可以亡其生也賢於死其亡也賢於存是以雖出奔予之

也

冬齊仲孫來

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

皇清經解

卷李貞主

孔檢討公羊通義

二

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慶父既以罪去則當逆諸齊絕

來故變交不言自齊來而繫齊子上以見義也左氏不達春

秋微意因此為齊仲孫淑來省難彼未知高子來盟不言使

必無不言齊侯使者也故知左氏誣爾曷為外之春秋為尊

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為尊者諱諱所屈也內不言敗盟

諱所痛也弑而曰薨奔而曰孫之類是也為賢者諱諱所過

也諱與議之為用一也其華在議之限其人在尊親賢者之

科然後從而諱之三者道通例耳此則主為賢者諱也慶父

情似久聽其來抑過矣書曰齊仲孫來為前之弑惡其來為

後之弑痛其來為季子之受惡人諱其來是以外之之甚也

變言仲孫者斥慶父則非諱意子女子日以春秋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晉

仲孫與言後之讀春秋者將以春秋之文治春秋之事則前

齊不謹也解詁曰主書者賦不宜來因以起上如齊實弑君

出奔謹案何氏之意得與上相起者實如者出歸不兩書今

言來明從出奔復入兩書者例矣凡春秋之諱必使文不沒實

公子慶父出奔莒

不復言仲孫者本為內諱今畏討出奔是內已正其罪無所諱也內大夫奔例月罪不明者乃日故慶父可以日不敷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

解詁日時閔公絀僖公未立故

正其義明君臣無相敵之道也春秋謹於別尊卑理嫌疑故絕去使文以起事張例則所謂君不使乎大夫也

何以不名

解詁曰魯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國佐盟名

公死子般弑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

與師徒以言而已矣

曠空也時季子力不能立僖公相與適曠年無君則國幾亡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矣徒以言者喻其易

魯

解詁曰南陽齊下邑甲革皆鎧冑也城魯不書者諱微弱有諱案甲甲士也齊桓公作內政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

南陽者蓋高子所帥鄉名

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

皇清經解

卷六頁三

四

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

解詁曰鹿門魯南城東門也謹案說文解字曰淨魯北城門池

也或以為爭門魯北門故

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其池節从爭加水名之

也解詁曰久潤思相見者引此為喻美談至今不絕也喜而加高子者美大齊桓繼絕于魯故尊其使起其功謹案高

侯齊鄭之命乎天子者前盟防降書名氏耳本在字例故今進一等盟之得稱子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曰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而經但言入衛則公羊子謂為齊桓

諱者信矣

鄭棄其師

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

師之道也

毛詩序曰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

陳其師旅翔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恐高克進之以不禮文公退之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

是詩也然則經以鄭棄其師言之猶清人之意乎

皇清經解卷六百八十二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卷六百八十二

孔檢討公羊過義

五

皇清經解卷六百八十三

學海堂

春秋公羊通義

曲阜孔檢討

廣森著

何氏解詁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

解詁曰僖公者閔公庶兄 據閔公繼子般傳不言子臣子一例也 解詁曰僖公繼成君

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 解詁曰樞夏師救齊不言次 不及事也不及事者

何邢已亡矣 解詁曰刑其救急舒緩使至于亡故錄言止次以起之 孰亡之蓋狄滅之

解詁曰以上有伏伐邢 曷為不言狄滅之 解詁曰樞狄滅溫言滅 為桓公諱也曷

皇清經解 卷六百八十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

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 緣桓公之心而為之諱故於夏陽於溫於弦於黃皆直言滅以罪其不救

也於邢衛杞因其能救之於宋乃追諱其不能救之 曷為先

於本解詁曰所以醇其能以治世自任而厚責之 曷為先

言次而後言救 解詁曰樞叔君也通君命故孫豹臣也當先

言次知實諸侯謹案左傳亦曰諸侯救邢與此合劉氏權衡云若令救時及事春秋自不書其次不書其次遂無以見其

是君此未足窮傳也因有雍渝適可與此事相比故分別君臣耳假令救晉救邢那有一不言次者又必別有所託以起

專封之義矣春秋文隨事變豈得設文君則其稱師何不與外之事而泥事後之文以生巧辯者哉 君則其稱師何不與

諸侯專封也 解詁曰故沒君 曷為不與 據春秋撥亂世實與而文不

實不與則當貶言齊人文與則當言齊侯宋公曹伯今不與舉諸侯亦不貶稱人實揚文抑兩者各見春秋之決事也

誅其可誅賞其可賞若天之施四 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 時錯行若文王之治庸威並用 得專封也 解詁曰此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日實與之何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

之可也善桓公之爲此者得變之正也他日其命諸侯亦曰無有封而不告合於春秋之義也齊桓公存三亡國

並周之舊封傳輒罪其專封者蓋陳僂本非邢地楚邱緣陵亦本非衛與杞地彼皆失其故國桓公更與以開田始建國焉非諸侯不專地之法也且唯天子有大封之禮乃命鄰國

以其師城之故詩云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其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明非有王命不得專

遷亦不得專城是以左傳曰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邱齊語曰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翟

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邱以封之毛詩序曰衛爲狄所滅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管子曰桓公築緣陵以封杞

子車百乘甲一千狄人伐邢邢君出致于齊桓公築夷儀以封之子車百乘卒千狄人伐衛衛君出致于虛桓公築楚

邱以封之子車三百乘甲五百乘甲五百乘甲五百乘甲五百所更封信矣經於虎牢曰鄭虎牢彭城曰宋彭城曰三國皆齊

邱不繫衛緣陵不繫杞又於以見非二國之故有地也

夏六月邢遷于陳儀

遷者何其意也諸言遷于某者是也趙汭曰凡自遷其國以避夷狄月叛中國而請遷于夷狄則不月

皇清經解卷六十三

遷之者何非其意也若遷宿遷陽是也於此發傳者實齊遷邢于陳儀故解不言齊人遷邢之意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此一事也曷爲復言齊師宋師曹師解語曰据首戴師則無以知其爲一事也歸語曰言諸師嫌實師言諸侯嫌不復言

上文則知桓公宿留城之爲一事也謹案城例時此及楚邱月者重錄之起實諸侯也緣陵舉諸侯明故不復月音漢疏

云宿音須就反留音盧胃反按漢書五行志李爭傳後漢來應傳及孟子章句見行可之仕下並有宿留之語宿留猶需

留也易需卦鄭氏注亦讀爲秀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問夫人得在齊地則固歸齊矣何既

薨乃言齊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左傳曰齊人取而殺夫

人以歸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爲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解語曰先言

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爲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解語曰先言

而不言喪者起桓公召夫人于邾婁歸殺之于夷因爲內諱
恥使若夫人自薨于夷然後齊人以歸者也士書者從內不
絕緣因見桓公行霸正誅不阿親親

疾夫人注洪二叔殺二鬪子而殺之
楚人伐鄭僖公爲所聞世之始始丙諸夏而外夷狄治楚以漸
桓莊之篇固皆稱楚矣假令實先號號曰楚矣也据左傳則
僖公之時何以尙稱荆舒故知以州舉者自是畧賤之辭詩
與春秋其
義正同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婁人于打解詁曰月者危公

有辨也

九月公敗邾婁師于纓有夫人喪公再出不諱者本不當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率師敗莒師于犁獲莒挈喪以小君之禮從下喪至貶見義

莒挈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

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

皇清經解卷之八十三孔檢計公羊通義

三

正奈何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

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汶水北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

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解詁曰義不可見賊而不殺奚斯不忍反命于慶

父自南浹北面而哭解詁曰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

解詁曰嘻發痛語首之聲斯知其意曰吾不得入矣已曰猶言既而

已爲於是抗軫經而死軫乘車曲轅也抗舉也軫其莒人聞

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本賂莒使歸慶父莒

乃復云爾者責賂魯人不與爲是與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釋士午

日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解詁曰經有氏不但問不稱姜并貶曷

言氏者嫌擄夫人婦姜欲使去氏

為貶與弑公也解詁曰與慶父共弑閔公然則曷為不於弑焉貶難孫于

姜氏解詁曰正王法所加臣子不得以夫人禮治其喪也貶置氏者殺子差輕于殺夫別逆順也致者

從書罷以常文錄之謹案貶去姓者使絕屬於齊明桓公之

誅不為滅親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孰城解詁曰掘內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據言滅也故不

衛起非故衛新衛又去遷也陳儀遷而後城楚邱城而後遷

文是以異也於緣陵亦然穀梁傳曰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

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孰滅之蓋狄滅之解詁曰以上曷為

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

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

孰城之解詁曰掘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

專封也城各異書者城邢承上救邢之師城緣陵承上會

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亦不斥貶乃實與也文曷為不與

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

之可也蕭楚曰齊桓存三亡國封衛之功尤為彰著衛人欲

人亦以為善矣於春秋獨沒其事實何也夫存亡繼絕建聖

道之存也若直書曰狄人滅衛齊侯封衛于楚邱則為無王

矣王天下者大柄有二曰威曰福二柄舉則天下治矣一有

失焉不以淪亡則以敗亂下或擅之小則以霸大則以王然

何謂福恩惠是也何謂威甲兵是也先王經世有賜諸侯弓

及國者不與大夫得作福于國也詩戒諸侯專封者不與有

皇清經解 卷六十八 孔檢討公羊通義 四

國者得作福于天下也春秋間有執人之君已而釋之者滅人之國已而復之者力能執人之君滅人之國威亦大矣釋而不殺若復畀其人民社稷惠亦厚矣有威可畏有惠可懷此文王所以造周也若夫姦雄乘之必至吞弱兼小雖無商紂猶將睥睨神器故春秋書執人之君滅人之國者著其無罪之也至思惠之事諸侯擅之雖未足以傾周皆削而不書冀後之君子觀其所書而知天下之所以亂索其所不書而知王之所以存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此之謂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解詁曰諶當絕不當以夫人禮書葬書葬者正齊桓討賊辟責內讐

虞師晉師滅夏陽

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

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左傳曰先書虞賂故也其受賂奈何獻

皇清經解

卷脊六十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五

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

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

應此與晉語卻叔虎對翟相見于君荀息進曰虞郭見與解詁曰猶

之心乎獻公揖而進之解詁曰以手通指曰揖謹案揖之延

遂與之人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

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

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

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范武子曰屈邑產駿馬垂棘出良璧則寶出

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廩繫之外廩爾君何喪焉解詁

外府藏也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

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

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官之奇果諫記曰昏亡則齒

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

爾君請勿許也解詁曰日記史記也賜猶惠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

取郭解詁曰明郭非虞不滅虞當坐滅人還四年反取虞解詁曰還復往故言反虞公抱

寶牽馬而至苟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日子之謀則已行

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言璧雖如故而

馬失其壯時之用猶為有所喪若咎之然實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

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竹書紀年曰晉獻公會虞師伐郭滅夏陽郭公醜奔衛是

郭君在夏陽之徵也邑而言滅又不更言滅郭者重夏陽也穀梁傳曰夏陽者虞郭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郭舉矣晉亦

同姓大國獨後見者曲沃武公益翼侯而盜晉文公無君晉國絕春秋書之不正則傷教正之則觸大惡嫌文公無君晉國

道方將檢亂序緒與文公為伯主因是有所諱避故武公之事一切不書辭自所聞之世始錄晉也

皇清經解

卷之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六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

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言齊

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

此盟會之詭例也貫澤陽穀遠國悉至桓公之會最盛欲徧

書之則春秋例不錄微國故置某侯某侯而綴江黃于未已其

嫌中國之外唯有江黃無以見徧至之實故亦舉齊宋以包

之蓋宋大國尊爵必不數從伯主獨會二國之微者故其事

得以相起也以左氏考之惡曹之盟宋亦與矣而經不書蜀

之盟蔡許之君在矣而經不書屈貉之次經唯楚蔡而傳有

宋公陳侯鄭伯麋子黃池之會經唯晉吳而傳有單平公則

春秋於諸侯之會不徧敘者皆有特義非獨此矣且左傳曰

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經唯見江黃而弦道柏事齊

冬十月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月者時獨十月彌月不雨為異十一月十二

月仍有小雨雪耳杜預云一時不雨則書首

月非也莊公之篇固有一時不雨者
彼則直云冬不雨矣未嘗書首月也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太平一月不雨即書春秋亂世一月不雨未害物未足為異常滿一時乃書一月書者時僖公得立欣喜不恤庶眾比致三旱即能正殿飭過求已循省百官放侯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雨故一月即書蓋其應變政謹案漢黃瓊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諱放讒侯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云爾者蓋公羊師說有之

徐人取舒

其言取之何解詁曰据易也案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讎皆詠僖公從齊桓征伐之事懲荆者召陵是也懲舒者疑此取舒是也蓋徐人為中國取也其下章曰遂荒徐宅言乎徐人之服從中國也徐即費誓所謂徐戎者於春秋例稱國此獨稱人明為其附從伯者進之

皇清經解卷之八十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七

六月雨

其言六月雨何解詁曰据上得雨不書上雨而不甚也解詁曰所以詳應也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不可不察其意錄賢君精誠之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此大會也曷為未言爾解詁曰未者蔑耳但言會不言盟桓公曰無障谷解詁曰

日無障斷川谷專水利也解詁曰無言障無貯粟解詁曰有無易樹子日樹

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解詁曰此四者皆時人所患時立本正辭無易解詁曰此四者皆時人所患時不從曷為用盟哉故告誓而已謹案此孟子所謂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者据經蔡邱有盟則非蔡邱事也穀梁傳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指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冬公子友如齊莅盟

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解詁曰莅臨也謹案往盟日臨尊內籥也莅盟例時為內明義當以至信

先天下 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 來盟則各視其來者信不信爲儻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蔡潰

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 解詁曰不以諸侯潰之爲文重出蔡者侵爲加蔡舉

潰爲惡蔡錄義各異也月者善義兵也謹案潰例罪潰者月罪潰之者日叛例時穀梁傳曰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杜元凱曰潰眾散流移如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

遂伐楚次于陘

其言次于陘何有侯也孰侯侯屈完也 解詁曰時楚强大卒暴征之則多傷士卒

桓公先犯其與國臨蔡蔡潰兵精威行乃推以伐楚楚懼然後使屈完來受盟修臣子之職不頓兵血刃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錄其止次待之善其重愛民命生事有漸故斂則有功

皇清經解 卷六十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夏許男新臣卒 不言卒于師者承上次于陘即卒于陘可知從省文也所聞世方內諸夏小國之君始見卒葬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 解詁曰据陳侯使袁僑如會 尊屈完也

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 當敵也楚始自州進未得醉同中國言使即當如宜申云楚人使完

來盟如是則完不尊嫌以微者敵桓公故氏屈完以成之爲貴大夫而不言使仍以抑楚令不足有君臣之辭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 解詁曰据庚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師在

大夫及陳袁僑盟不舉會與地 師在召陵則 解詁曰時喜得屈完來服于陘即退次 師在召陵則

曷爲再言盟 解詁曰据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喜服楚也國佐盟于袁婁俱徒地不再言盟

解詁曰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汪克寬曰盟于召陵與會于蕭魚書法不異皆一經特筆一以美晉悼之定鄭 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

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 解詁曰數南夷與北狄交侵滅中國

中國不絕若綫

解詁曰南夷謂楚滅鄧穀伐蔡鄭也狄謂狄滅邢衛至于温交衛中國綫縫帛縷以喻微

也晉義北狄開成石經作北夷

桓公救中國

解詁曰存而攘夷狄却也北伐

山戎卒怙荆

卒終也解詁曰怙服也

以此為王者之事也

是也

晉義怙音貼

與桓為主也

故從內文言來也董仲舒曰召陵之前此者有

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績也

解詁曰序次也績功也累次桓公之功德莫大于服楚

齊人執陳袁濤塗

濤塗之罪何僻軍之道也其僻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

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

解詁曰濱涯也順海

趨近海道多廣澤水草軍所便也桓公曰諾于是還師濱海

皇清經解

卷六十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九

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

解詁曰草棘曰沛漸加日澤

執者曷

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

解詁曰言有罪稱人方伯所宜討

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

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

解詁曰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

子曰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

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

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

師有失律不修其

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解詁曰以已所招而反執人古人所不為也凡書執

者惡其專執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徐彥曰內之微者

八月公至自伐楚

楚已服矣何以致伐

詔得意致會楚叛盟也

故以未得意乎服楚致也解詁日月者凡

公出滿三時
月危公之久

葬許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慈率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

陳 解詁曰月者刺桓公不修其師因見患諱不內自責乃復加人以罪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曷為直稱晉侯以殺解詁曰据鄭殺其大夫申侯稱國也殺世子母弟直稱君

者甚之也解詁曰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其言來朝其子何內籓也與其子俱來朝也以世本棧之是年杞惠公卒成

公立成公蓋伯姬所生故始嗣位即來朝于魯也未踰年之君不當行朝禮况婦人無故不踰竟伯姬之與俱來尤非禮也故為內諱辭日來朝其子使若子幼而母率之來見者然

皇清經解 卷之三十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夏公孫慈如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

曷為殊會王世子解詁曰据宰周公不殊別也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

也 解詁曰言當世父位儲君副主不可以諸侯會之為文故殊之使若諸侯為世子所會也劉敞曰王將以愛易世子諸侯莫知以爭則不可以諫則不得桓公控大國扶小國會世子于首戴以尊天王為之也然而諸侯以睦天王以尊後嗣以定一會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孔子曰正而不諱此之謂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

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解詁曰省文從可知閒無

事不省諸侯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世子不與盟

鄭伯逃歸不盟

其言逃歸不盟者何据陳侯逃歸不言不盟不可使盟也時鄭貳於趙齊桓不能使

之盟也鄭伯未盟先歸故統舉諸侯於上特著不盟者於下
陳侯既會乃歸不可言不會時又本無盟事異故辭異爾
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據齊侯弗及盟不言逃歸魯子曰蓋不以寡犯

眾也諸侯同心欲盟而鄭獨背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以黃隗江六比之雖與盟同月不蒙月
也吳楚始見滅國例不月惡而畧之甚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解語曰據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

者亡國之善辭也解語曰言滅者王者起當存之故向善辭滅者上下之同力者

也解語曰言滅者臣子與君戮力一心共死之辭也謹案再

故不與善辭一則見晉詐讓取之虞君臣無拒守之力故不

得言滅也左傳曰罪虞公且言易也與此傳同意稱人以執

見終不失其實者也故虞之滅自夏陽始夏陽滅則虞亡矣

皇清經解卷之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十一

官之奇知之獨其君不知故春秋因大見其釁于滅夏陽而
深沒其迹于執虞公使天下之為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
於此矣故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由刑之不別也可不大哀
乎人君莫不惡亡而好存莫能固亡而保存是何也嗜欲之
習近而憂患之來遠也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邑不言圍此其言圖何疆也解語曰惡齊桓行霸疆而無義

而便伐之疆非所以附疏董仲舒曰齊桓仗賢相之能用大

國之資卽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

而近國之君畢至酈園之會也其後二十年之間亦久矣

尚未能大合諸侯也至于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

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報近者不以
言召遠者不以此使其效也其後務功據而自足而不修德
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復安鄭而
必欲迫之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
之謂也自是日
襄九國叛矣

秋楚人圖許諸侯遂救許左傳曰楚子圖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冬公至自伐鄭解詁曰事遷于救許以伐鄭致者舉不得意

七年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婁子來朝進稱爵者始受王命列為諸侯

鄭殺其大夫申侯

其稱國以殺何解詁曰據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侯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

解詁曰諸侯國體以大夫為股肱士民為肌膚故以國體錄謹案稱國者眾辭言非君得專殺之與眾棄之者

也殺世子母弟不稱國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古者刑人于市刑公族于甸師是其義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曹伯般卒

公子友如齊

皇清經解卷六十三孔檢討公羊通義

三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

鄭世子華盟于洮

王人者何微者也王之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解詁曰衛王命會諸侯諸侯當北面受之故尊序于上

鄭伯乞盟

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處其所者居其國不自來也其與許也使請見許盟于齊也

處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也酌穀梁字為為周官邢公先酌穀梁字為為周官邢公先

之酌酌酌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然則酌酌之義猶言探之也鄭屬與楚不敢親來盟使其世子為乞盟以探齊侯之意蓋齊許之故下葵邱之盟

鄭伯遂自至也何氏挹血之訓迂僻非理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時因夫人始至禘當以夏正首月周七月非其所用禘也不宜致禮器曰不善嘉事鄭曰禮使見于廟故譏其不宜用也乃取此經說之有事宗廟例日不日者不主為祭事譏故從夫人至例本日也此夫人左氏以為哀姜穀梁以為成風皆與致義不合致者告至之辭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以妾為妻也
解詁曰夫人當坐篡嫡也妾之事嫡猶臣之事君同

其言以妾為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
解詁曰楚女為嫡齊女為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為嫡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女然後脅魯使立也楚女未至而豫廢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謹案齊女聖姜也楚女頃熊也禮同姓相媵異姓則否而魯嫁伯姬齊人來媵鄒文公元妃齊姜二妃晉姬末世之事不復依古是以齊女得為楚媵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解詁曰惠王也

皇清經解

卷六頁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三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

何以不書葬為襄公諱也
解詁曰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所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使若非背殯也謹案此亦兼為齊桓諱與陳侯款同意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
以三公領太宰者也解詁曰者出會諸侯非尸桓之前故不名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此未適人何以卒
據不許嫁矣師說以為婦人許嫁字而笄之解詁曰字者尊而不泄所以遠別也笄者簪也所以繫持而禮之稱字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也許嫁卒者當為諸侯夫人有即貴之漸謹案禮諸侯絕旁期為其女子無服唯嫁為國君夫人者乃以尊同為之大功若其許嫁國君雖

未行有貴道當亦爲之大功故從內女有服者錄卒也喪服
曰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
女子子成人而許嫁大夫者雖未嫁得以貴降其世叔父母
姑姊妹與嫁者同則父母於未嫁之女亦得以貴
制服相較足明矣所聞之世內女卒例日恩錄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

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

之叛者九國九國未聞蓋微國若江黃道桓之屬左氏稱晉中則吳月盈則食桓公之盟至于葵邱盛矣而九國解體亦遂蘖芽於此故春秋危而日之言乎持盈易傾居盛難繼濟以冲慎令終之道所以深惜桓公而爲後之尸大名矜大震功者戒焉解詁曰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解詁曰亢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解

曰色自美大之貌

皇清經解

卷之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西

甲戌晉侯說諸卒

不葬者里克弒先君之命嗣與弒君同罪奚齊未踰年本以無子不廟例不書葬責討賊
之文不得見乃更移賊末討不書葬之義於此明晉之臣子
不爲奚齊討賊卽爲無誤于獻公故不繫臣子辭也晉義甲
戌左氏經作甲子字之誤耳杜預爲之說云甲子九月十一
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起其於襄二十九年閏弒吳
子餘祭吳子使札來聘又云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若依
杜告先後書者何不更弒餘祭于六月到魯未聞喪也若依
預作長麻推驗日月經未必誤輒謂之
之誤此實誤轉以爲不誤抑惑之甚

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

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解詁曰據弒其君舍不連先君

未踰年君之號也解詁曰欲言弒其子奚齊爨無君文欲言

之上則弒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弒未踰年君

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器之謹案坊記稱魯

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益不修春秋文
如是誤以兩弒爲一年之事左氏魯之史官故其傳云冬十
月里克殺奚齊于次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亦誤以兩
弒爲一年之事經書卓子弒在下半年似据晉乘而改正之者

也於此足明俗儒謂春秋但因魯史者之妄陋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如何時致亦時唯以正月行或正月狄滅温温子奔衛

魯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

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

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

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解詁曰不食言者不如食受之而消亡之以奚齊卓子皆立

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

解詁曰禮

諸侯之子八歲受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十五受太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

驪姬者

國色也

解詁曰其類色一國之選

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

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

皇清經解

卷六頁十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五

之信矣

解詁曰獻公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子於荀息故動之云爾

荀息對曰使死者

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

解詁曰荀息察言觀色知獻公欲為奚齊卓子

來動已故

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

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

解詁曰長謂重耳

荀息曰君嘗詁

臣矣

解詁曰上問下曰詁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謹案此自息對里克稱臣耳士大夫得相稱臣者謙欲比

其家臣然也若史記攝政對韓仲子曰臣幸有老母又曰枉車騎而交臣韓信過樊將軍噲曰大王乃肯臨臣張曼曰

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

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

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

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解詁

曰起時莫不肯死鄉生去敗與成荀息一受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與孔父同義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畧之謹

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死先君之命是以賢之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弑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

解詁曰據衛人殺州吁

惠公

之大夫也

解詁曰惠公篡立已定晉國君臣合為一體無所復責故曰此乃惠公之大夫安得以討賊之辭言之

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弑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

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為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

解詁曰

日孺子小子也奚齊卓子時皆幼小

又將圖寡人

解詁曰如我有不可將復圖我如二孺子為爾君

者不亦病乎

病苦也

於是殺之然則曷為不言惠公之人

解詁曰

齊小白

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為文公諱也

解詁曰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

矣獻公殺申生文公與惠公恐見及出奔不子當絕還入為篡故惠公入懷公出文公入渾皆不書悉為文公諱故也懷

皇清經解卷六頁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夫

公者惠公子也惠公卒懷公立而秦納文公故出奔謹案踊

上也以文公之故而上諱及于惠懷也將言惠公之人懷公

之出則不得不言文公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為不為桓公諱

之人其篡不可揜矣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文公之

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

明文公無存亡繼絕之善其功

未足以除篡故須為諱本惡以獎成其美解詁曰享食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雹

何以書記異也

五行志曰劉向以為盛陽雨水溫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

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董仲舒以為公魯

于齊桓公立妾為夫人不敢進葦故專壹之象見諸雷皆為有所漸脅也行專壹之政云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夫人與君親則同體分則君臣公及夫人云者以尊及卑

之辭也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不諱者責齊桓也將盟于賈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

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黃人恃齊不歸楚貢楚怒而滅之卒不能救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處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皇清經解 卷之十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七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孰城欲信內邑無為諸侯城之欲言外邑文無所繫故執不起以彼恆率行十字推之是無之字也城杞也曷為城杞曷

不言城衛主問經文曷為城杞主間事緣然皆得起滅意故互相備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

以杞南瀕莒徐故也脅之者言二國交制之解詁曰言脅者杞王者之後尤微是見恐曷而亡音義惠氏公羊古義云恐

曷即漢律恐獨也陳羣新律序曰盜律有恐獨漢書王子侯表葛魁侯城坐縛家吏恐獨受賕棄市平城侯禮坐恐獨取

雞免恐獨侯德天坐恐獨國人受財藏五百以上免籍陽侯顯坐恐獨國民取財物免師古曰獨者謂以威力脅人也音

呼葛反曷為不言徐莒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

反曷為不言徐莒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

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

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

侯專封也故不斥齊侯直總眾國辭而已城楚邱不言諸侯此言諸侯者起即會鹹之諸侯也左傳曰會于鹹

淮夷病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實與故諸侯無貶辭文不與故不使齊侯主之

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

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

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輒發文實傳者三城各異書故須明之爾解詰曰外城不月者文言諸侯非內

城明矣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鄆子曷為使乎季姬來朝使乎季姬者言季姬所使也內辭也非使來朝

使來請已也解詰曰使來請娶已以為夫人下書歸是也謹案季姬者伯姬之賤也伯姬許嫁邾婁於上九

皇清經解卷六十三

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六

年卒禮嫡未嫁而死媵猶當往故是時魯致季姬于邾婁行

及防遇鄆子而悅之使來請已僖公許焉白虎通義曰伯姬

卒時媵季姬更嫁鄆春秋議之此文是也鄆之君以一女子

故躬汚血于邾婁之社後有有國而欲色者可以戒矣實求

女言朝者內大惡諱也言及者主罪季姬汲汲趙訪曰凡諸

侯來朝恆不書月其有月者皆為下事書唯此特月以異之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解詰曰據梁山言崩冀邑也

解詰曰冀者隳陷入于地中謹案水經注言元城縣東有五

鹿墟墟之左右多陷城郡國志曰五鹿墟故沙鹿是矣趙訪

日地陷視山崩為變尤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

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地以厚載為德今而冀陷乃下不能

故為天下之異不可以一端言之左氏稱晉卜偃云期年將

有大咎此時五鹿地猶屬衛不屬晉也漢書又云晉史卜之

其絲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

有聖女與則因王氏徙居元城而附會說之益非實矣解詰

曰不繫國者起天下異孫覺曰沙鹿梁山崩皆非魯地而春

秋書之如內辭焉此聖人之意也夫水火之為災石鶴之為

異地不過百里時不過數日所以召之者止於其君所以應之者盡於一國故國不可不見也變于王道大壞彝倫一歎而天下之人皆反皇極則天著其災而于日食星孛地見其妖而川竭山崩所以召之者在干天下所以應之者徧于四海則雖在于國不

得者其國矣

狄侵鄭

冬蔡侯貶卒附父讐而背中國故畧賤之不用不葬貶從小國

例也繆侯之子甲午是為莊侯又附弑父惡人首會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月者正

楚人伐徐

左傳曰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

于匡公孫敖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解詁曰言次者刺諸侯緩于人恩既約救徐而

生事止次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大

夫不序者起會上大夫君已日故臣凡也

皇清經解

卷之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九

夏五月日有食之

晦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前大夫之師無功書次見譏此復伐楚與國以緩徐寇善齊桓誠謀救徐故月

錄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

解詁曰久暴師眾過三時

季姬歸于鄩

始嫁之辭也前遇于防季姬不繫鄩此書歸又與左傳之語不合於經若言魯女不當淫泆至此則文哀二姜流風舊矣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晦者何冥也

解詁曰晝日而冥謹案春秋不書晦已卯晦甲午晦皆晝晦也俗論但推下正月戊申朔則已

卯適九月之盡成十六年六月而寅朔則甲午亦其月之盡遂指以為月晦秀苟不似苗何以亂苗利日苟不近義何以

亂義二晦苟不值月晦何以疑於月晦彼未審春秋固有以辨之也晝晦日晦月晦日是月不相疑也是月亦為記異錄之耳常事則但舉日維父之戰左氏以為戊辰晦而經不書晦此顯證也妄者猶譏公羊自誤設不書晦之例故以晦冥強訓之若乃穀梁於甲午晦固云日事遇晦日晦於此亦曰晦冥也可知是日晝冥自有師傳非窮詞矣春秋兩見晝晦皆適當月晦者蓋讀秦本紀昭襄王六年日食晝晦得其實焉凡正晝而日無光必由食既之甚乃然然而不言日食者春秋之記異也記見至于冥晦則日不可得見其食不食未也或知也但以理論之非日食無晦道故亦非晦朔無晦道也

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易為者也季氏之孚也解詁曰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解詁曰據陽虎大之也曷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為重天戒不得不稱盜大之也曷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書其廟書其廟則不得不稱何以書記異也董仲舒說陪臣不當有廟晦冥雷夷伯也

何以書記異也董仲舒說陪臣不當有廟晦冥雷夷伯也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廣震其私人之廟以示戒若曰勿使季氏世躋位將害於而國凶於而家明年友卒魯君不寤復卿其子天垂象見吉凶其端在數十年之前而應變于易世之後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二十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左傳曰徐恃救也徐稱國者本戎也所聞世凡詐賤戎狄例不月外而畧之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解詁曰舉也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胡康侯曰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故也與孟子之言何

以異孟子為時君牛羊用大莫之愾也故以民為重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君為重師次之謹案此秦伐晉故以晉侯主戰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實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

都音義是

曷為先言實而後言石解詁曰據星實後言實實石記聞聞其禛然視

之則石察之則五穀梁傳曰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者何僅遠是月也解詁

曰是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謹案是讀爲隄隄之言邊也鵬冠子曰家里用提彼注及初學記並引此傳作提月凡經傳言是月有當如字讀者其義爲此月也有當讀提月者其義爲盡此月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言盡縞之月而爲禫祭也何以不日解詁曰据五石言日晦日也解

識古是月之語乃得其解何以不日解詁曰据五石言日不日晦可知也六鷁無常故言是月以起晦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解詁曰事當日者日平居無他卓危朔

有事則書解詁曰重始故書以錄事晦雖有事不書解詁曰終自正故不書若泓之戰及此皆是也解詁曰据賈六鷁退飛

復書以錄事解詁曰据賈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解詁曰鷁小之如此事勢然也宋都者宋國所治也人所聚而飛高故觀梁傳曰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此言王道之備不遺微細也董仲舒曰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耳聞而記目見而

皇清經解卷六頁七十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主

書或徐或察皆以其先接于我者序之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

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解詁曰王者之後有亡微非新異也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鷁者鳥中之耿介者皆有似宋襄公之行於晦朔者示其立功善甫始而敗將不克終謹宋石鷁之異一在月本一在月末是宋襄始終之象也五石者五伯之數也星麗于上降而爲石此王者威福遂下移於諸侯之徵也於朔者示襄公將始起繼相列于五伯也六鷁退飛象伯業終退劉歆以爲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鷁之數云爲王者之後記災異者示有加錄所以象賢崇德亦春秋憲章文武以爲後法者也錄宋而畧杞者遠近之殺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其稱季友何解詁曰据犂戰名不稱季來歸不稱友賢也賢故稱季也繫名者卒從正陸渚曰季友

之殺叔牙慶父義也立閔公僖公權也夫以義滅親以權正國中人之所惑故於其卒以明之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春秋可以與可以觀棄正作淫神弗福也於春秋可以與可以觀

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

比三喪皆日決僖公爲所聞世審矣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
淮桓之會止于此功業墮敗不充命終故危月之邢侯次伯男
下者其序則主會者爲之也繁露曰刑未嘗會齊桓也附晉
又微晉侯僕于韓而
背之淮之會是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齊稱人者齊侯在會別遣微者
往伐徐稱人者以國不若氏氏
不若人從伯主討蠻夷不可退
其等於所伐者下故復進之也

夏滅項

孰滅之齊滅之承上伐英氏之師也左氏云魯曷爲不言齊

滅之解詁曰據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蕭楚曰襄公十

桓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今滅項不言遂知其諱文也爲賢
者諱非以其賢而諱之將以成其義全其功以垂訓後世此
撥亂之志也齊桓之功著矣齊桓之事終矣而又昧此一舉
故不斥著其惡而爲之有遜避之文者以其有衛中國之功
且示善善樂其終也嗚呼非實爲齊桓諱也欲後人觀聖人
於此有遜避之辭以見不善焉而爲善者勉之合終也然文

皇清經解 卷六十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圭

微而實不沒也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解詁曰絕

得終其惡善善也樂終解詁曰樂賢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解

曰繼絕立信公也故君子爲之諱也明既有此功乃得覆惡

存亡存邢衛杞朱勃所謂春秋之義罪以功除不月者已諱嫌

滅國不爲大惡故降從楚狄滅國例見責畧之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目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解詁曰月者
與襄公之征

齊善錄義兵音義曹
伯上舊有會字者誤

夏師救齊穀梁云善救齊也非也宋儒且謂凡書救未有不善
者呂不韋有言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善

攻伐不可救守不可若齊之
事乃伐者義而救者不義耳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廬齊師敗績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以伐言

師知不舉重者非直為曹衛邾婁不與戰而已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曷為不使

齊主之衛人及齊人戰與襄公之征齊也與使為主曷為與襄公

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為是故伐之也公子昭貴當立

而豎刁欲立公子無虧易牙欲立公子雍故爭權也征之言正也齊亂無正善襄公能正之

狄救齊穀梁又云善救齊也尤非也所善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保傳記曰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

身死不葬而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其施焉者在所在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狄稱人者衛襄禮義翦滅同姓邢初為狄所

心故進之又因以抑衛也

皇清經解卷之十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名者蓋遂不得歸國故

歸者不書從不名可知虞公亦不名者自本所聞世畧微國耳宋稱人者惡其專執也此盟主執諸侯之始特錄王月以

王法正之已下執悉不月

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襄公德信未著而屬諸侯

邾子亦為不從約東伯功未成故人之也

鄫子會盟于邾婁

其言會盟何後會也不言如會者未至曹南也于邾婁者起

如曹南道出其國

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

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社

者蒙社也日者用重乎執也與用世子有同例解詁日不言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也魯本

許嫁季姬于邾婁季姬淫泆使鄆子諱已而許之二國交忿
譴案邾婁人自以女怨執鄆人而託罪其後會以說于宋耳
左氏壹不知季姬事實乃歸惡于宋襄果爾則春秋舍宋而
責邾婁理不可通也又託子魚諫語趙匡譏之日凡左氏謬
釋經文必廣加文辭欲
以證實其事信哉斯言

秋宋人圍曹

衛人伐邢

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復與以大信辭者諸侯之人相與就盟于齊以無志

桓公之德故春秋深善之

梁亡

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掘虞不與滅猶言晉人執自亡也其自亡奈何

魚爛而亡也解詁曰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阿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

魚爛魚爛從內發故云爾著其自亡者明百姓得去之君當絕者謹案梁實為秦滅緣其民先亡地乃入秦故以自亡言

皇清經解卷之八十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焉

之董仲舒曰梁內役民無己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為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日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老守邱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仇讐其民魚爛而亡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南門本名稷門時僖公更高大之改名高門故譏其奢泰

不用舊制也古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劉敞曰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多矣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泮宮諸侯之學僖公修之得其時制故春秋不書也新宮災

大室屋壞災與壞不能不修而經無修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以此數者參之修舊不足書

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不務公室者也

夏郟子來朝

郟子者何失地之君也前為宋所滅寓于他國今更來朝計滅郟事在隱十年以前魯七八十年

間容其君壽何以不名解詁曰据兄弟辭也郟文之昭也明雖失地猶當尊

禮之異
於庶姓

五月乙巳西宮災

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

解詁曰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

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謹案周禮曰以陰禮教六宮諸侯半天子故三宮也傳云爾者取明春秋因事見法有西宮則知有東宮西宮則亦知有中宮故觀於此經而諸侯宮寢之制可得考焉君子之為春秋該六經而垂憲列國之事同乎書若乃因稅賦用賦以見田制因作舍中軍以見軍制因卒葬合朔以見喪制因公卿大夫士名字之等以見宮制因西宮以見寢制因世室武宮以見廟制而至于禘郊烝嘗之節昭穆之位楹稱之飾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靡不畢舉蓋兼周公制禮之意乎此於洪範應以妄為妻之罰云

鄭人入滑

皇清經解

卷六十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五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以邢地者邢與盟也左傳曰為邢謀衛難也狄稱人與前同義

冬楚人伐隨解詁曰叛楚故也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狄不復解人者附邢而後得進明非憂中國不進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不月者與襄公以大信辭

夏大旱

何以書記災也主書旱者議不雩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

執執之楚子執之故序楚于諸侯上使主其罪也楚至此稱子者方將終僖之篇貶若壹皆稱人嫌但

是外楚常文須張其本爵子前貶之于後意乃得顯曷為不言楚子執之解詁曰据梁盟下執者

出晉人也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然解詁曰不為襄公諱

者守信見執無恥說在下

冬公伐邾婁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

解詁曰據解使知楚子

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曷

為為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

楚夷國也疆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

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曰不可墮敗也終以乘

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故貶楚人之謔宋也

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

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解詁曰所

以堅宋公意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

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

皇清經解

卷之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美

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

下經釋宋公是

也經不言楚釋者不與解詁曰襄公本

專執即亦不與專釋也宋公釋乎執走之衛謂公子目夷曰

國子之國也宋公愧前語故慚不忍反公子目夷復曰國為

走之衛不書者執解而往非出奔也

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遊襄公歸昔秦獲惠公晉大夫謀

鄭伯鄭公孫申之謀曰我改立君而紆晉使晉必歸君此喪

君守國之上算也然鄭伯歸而殺申其後于肅愍效之亦以

不疑君賢乎同濟可不謂賢乎惡乎捷捷乎宋曷為不言捷乎

宋解詁曰據為襄公諱也高襄公故不與楚得捷乎宋也解

此圍辭也曷為不言其圍據戰乃有捷言捷者起圍也而不

戰故知此言捷不為公子目夷諱也解詁曰日夷遭難謀權

言戰者是圍辭也救君有解圍存國免主

之功故為諱圍起其事所以彰目夷之賢也據案目夷之事

欲彰其賢而反諱之此聖經之高義賢傳之達言蓋以鳴其

孝者非令子矜其忠者非令臣原臣子之道莫不欲尊榮君

父故讓德歸美過則稱己曹羈以義去公子目夷以仁守二

子易地皆然目夷有成勞矣羈雖不克濟君於難而並有愛國之心忱忱惻惻要殊武安倖敗之意終鮮慶鄭復諫之對春秋緣羈與目夷之心而千載可想矣不忍言焉斯二臣之風期千載可想矣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執而釋者自天子釋之以歸書自諸侯釋之不書此特書故

公與爲爾也公與爲爾奈何公與議爾也與議爾者問之也以公有力焉故從內錄釋也解詁曰言諸侯起

贊成之也贊成之也以公有力焉故從內錄釋也解詁曰言諸侯起

盟之會諸侯也謹案自是盡二十七年僖遂背齊宋合衛以睦于楚春秋之所深責故其盟皆日以危之其會皆不致以畧之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婁取須陂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婁人戰于升陘左傳曰我師敗績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皇清經解 卷六十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解詁曰据奚之戰不言朔春秋辭繁而不殺者

正也解詁曰繁多也殺省也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

陽解詁曰泓水名水北曰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

擊之解詁曰濟渡迨及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

國之餘解詁曰我雖前幾爲楚所喪所以得其餘民以爲國喻孱弱寡人不忍行也既濟

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

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解詁曰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不成列未成陳也君子不戰未成

陳之師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左傳曰公傷股不從君

襄公諱不使楚人得加傷乎宋公也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

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解詁曰借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若襄公所行

帝王之兵也有帝王之君宜有帝王之臣有帝王之臣宜有帝王之民未能醇粹而守其禮所以敗也

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司馬法曰：逐奔不過百步，從後不過病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明其信也。爭義而不窮，利明其義也。此所謂文王之戰也。襄公之於楚，始為乘車之會，期以禮服之，不可得服，然後以兵治之。跡其征齊以義，會霍以信，不厄險以仁，雖功烈不及伯者之為，其所嚮慕則王者之用心也。是以引而進之，楚之病中國久矣。召陵之役，有王者事焉。泓之役，有王心焉。能言距楚者，春秋之所高也。苟將伸齊以禮，宋則是先功利，而後仁義。豈文王之所以為治，繁露曰：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嗚呼！以此教後世，而左氏穀梁氏親傳春秋，猶徒以成敗論事，則甚矣。習俗不易變，而王化之難成矣。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疾惡也。重故重有故也。解信屬為楚所敗，諸夏之君宜雜然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故言圍以惡其不仁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慈父卒

皇清經解 卷之六十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天

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解詁曰：盈滿也。相接足之辭也。謹案公背殯，故桓公不書葬。今若更葬襄公，則是揚子抑父，非教孝之道。故亦不書葬，以足成其諱。義葵邱之會有宋子而解說慈父再世不葬，溫之會有陳子而欲胡亦再世不葬，屬辭比事，孰有灼著於此矣。穀梁傳云：不葬，失民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癘疾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未有守正以敗，而惡之也。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左傳曰：杞成公卒。書曰：子祀夷也。杜元凱曰：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

廣森以為王者之封四夷，雖大日子故用夷禮者，卽以夷言言之。左氏唯於杞見春秋有貶絕諸侯之法，得與公羊相證。明此既無傳，就取其說焉。解詁曰：不名不日，不書葬者，從小國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

解詁曰據王子而愛其少子每欲立之至是帶率

襄王之母惠后惡襄王而愛其少子每欲立之至是帶率

狄人攻王左右欲禦之王不忍殺弟以失其母之意遂出王

者家天下所在為居但言居于鄭起避母弟之難不明須加

也而此傳亦以不能乎母釋經言出之意非罪王也春秋貴

賤不嫌同辭天子大夫言出即嫌有外天王言出不嫌有外

猶之天王入于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

傳稱所聞於師魯于嘗言春秋之中有天王與母不相得者

其即此出居于鄭之王與蓋不能乎母之所愛弟即為不能

乎母與左氏無錯舊解失之

晉侯夷吾卒不月者獲當絕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衛侯燬何以名據齊侯滅絕曷為絕之滅同姓也解詁曰絕

尤重故名甚之也謹案滅同姓名唯謂滅周之同姓若齊之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解詁曰蕩氏其言來逆婦何解

曰據音慶兄弟辭也解詁曰宋魯之間其稱婦何有姑之辭詁

言逆叔姬也名結婚姻為兄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詁

宋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解詁曰據宋殺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解詁

其大夫山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解詁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世謂慈父王臣處白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外小惡正之者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如黨益疆威權下流政亦三門卒生篡弑親親出奔疾其未故正其本謹案禮諸侯不娶女於其國者杜預色之漸也下嫡色則不君如族交政則不臣三世失禮君臣道喪故奪其君臣之節示防亂于微以爲後戒春秋有非常之文必有非常之義蓋唯公羊得之俗儒未有非常之識其妄生訾辨宜矣杜預以殺大夫不名者爲無罪泄冶卻宛寧有罪乎或以爲闕文豈自僖送交獨宋大夫三見而三闕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何以不言遂 解詁曰據楚子鄭兩之也 實兩事非遂事也不

人侵陳遂侵宋 再言楚人者嫌致圍意也但不言遂兩事明矣納不言伐者得人之節也諸納或見國名干下若接舊是或見國名干上若糾及翦頓皆是唯此再言頓者納君正也與使有頓之辭也故與歸邾婁子益同例前不見頓子出奔者所聞之世小國之君非滅國出奔猶未得書

莽衛文公 解詁曰不月者滅同 姓故奪臣子恩也

皇清經解 卷之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三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設梁傳曰莒無大夫之會目之也明年盟于向傳曰公會大夫其日當避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蓋公專會大夫則取大夫日人公與諸侯俱會大夫則目言其名氏也正以諸侯在焉不嫌成大夫礙公故反得從接乎內而貴錄之也事若相錯意實相成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遯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舊弗及

其言至舊弗及何 解詁曰弗公追戎于濟西 侈也 解詁曰侈者不之深者也言齊人畏公又不言弗及 猶大也弗 可得及故曰侈不直言大之者自爲追唯臣子得優之耳不與與追戎同也舉地者善之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過復取勝得用兵之節故錄詳之言師者侈大公所追也謹案以公而追人則卑公矣故其義可言公追齊師不可言公追齊人春秋稱名之慎有如此者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乞者何音義板本作乞師者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解

曰据春重師也解詰曰外內皆同卑其曷為重師師出不正

反戰不正勝也解詰曰不正者不重自謂出當復反戰當必

人故重而不暇別外內也乞師例時謹案正義如貞觀

之真不正反者不常得反也不正勝者不常得勝也

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解詰曰書以歸者例日此猶不月者所聞世之

冬楚人伐宋圍緡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解詰曰時以師與魯未

視百姓之命若草木不仁之甚也謹案下言楚師此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皇清經解卷六頁七

公至自伐齊

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解詰曰据伐邾未得乎取穀也解詰曰未

可謂得意曷為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以楚

于取穀楚大夫申叔戌之及晉伯起齊晉方睦楚子懼使申叔去穀

楚亦幾為晉討故曰患之起自此始也刺公棄諸夏而即楚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左傳曰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日子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率師入杞左傳曰黃無禮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解詰曰据序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故

終僖之篇貶也。傳緣入文之篇貶即見絀故就經文以終僖云終隱之篇貶文同而義異何者量有罪于隱豈非有罪于僖也何氏之說今故未取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杜元凱曰宋方見圍無嫌于與盟故直以宋地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解詁曰掘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亦兩事不再出楚人非兩之也然則曷為再言晉侯

何以不言遂。解詁曰掘侵蔡遂伐楚言遂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

何致其意也。詳錄之其意侵曹則曷為伐衛晉侯將侵曹

假塗于衛。杜元凱曰曹在衛東故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解詁曰

晉文行霸征之衛壅遏不得使義兵以時進故著言侵曹以致其意所以通賢者之心不使壅塞也謹案凡有兩事前事既後事繼者則言遂前事未既別有後事者則不得言遂晉本為侵曹出師衛不假道伐衛而後進若言伐衛遂侵曹則失其本意若言侵曹遂伐衛則似既侵曹遣伐衛又失其事實故遂文兩不可施也

皇清經解 卷查八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畏晉故不可使往

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臣已受命雖未往當以不終

買畏晉不可往公殺之及聞晉勉衛而懼反以殺買之事說于晉時量力度義不當往戍臣於君有晉否之道買無罪故不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
解詁曰有罪無罪皆不得專殺故諱殺言刺之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人曹執曹伯界宋人

界者何與也其言界宋人何與使聽之也。解詁曰與使聽其獄也宋稱人者明

聽訟必師斷與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

罪言也。解詁曰曹伯數侵伐諸侯以自廣大傳曰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是也謹案不可以一罪言

則非獨數侵伐矣曹詩序曰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日人者錄義兵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者得臣字也古人多引字冠名上言之若

左傳稱華父督孟明視子越椒之比

敵君也解詁曰臣無敵君戰之義故絕正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楚始有大夫故宜申得臣椒皆不氏猶畧之也

衛侯出奔楚不名者起叔武內平者同為兄守之與未失地其國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是晉霸之始也盟不致者此文于桓也日者未若桓之信也解詁曰衛稱子者起叔武本無卽位之意黃道周曰叔武非世子又無君喪而子之何也以喪禮處之也晉立以為君書侯則無等也書名則沒其實故以喪禮處之若以君父奔楚敵以聽天子之命

皇清經解 卷六十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陳侯如會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解詁曰刺陳侯不慕霸者反岐意于楚失信後會

公朝于王所

曷為不言公如京師解詁曰據三月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在踐土天子在

是則曷為不言天子在是解詁曰據狩于河陽不與致天子也晉文處無以屬

諸侯上假天子為重作王宮于踐土使王就而受諸侯朝焉

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但言朝于王所舉其可訓者而王所射祭侯辭曰無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自楚楚有力也言復歸者善叔武治反之與使無惡也諸侯執奔而

歸者皆名

衛元咺出奔晉

陳侯款卒解詁曰不書葬者為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喪而強會其孤故深為恥之謹案桓文春秋所

善也若葵邱之致宋子溫之致陳子乃其未盡善者也令宋桓陳繆自如常文書葬則責伯者之意不見故爲之諱其葬使若既葬而後會其子者爲愈文諱而實讓也欵本奠立不當葬今爲文公諱去葬篡罪尙未顯故復畧其卒日以見義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婁子秦人于溫

秦稱人者小國無大夫也不以公會目之者伯者之會非公爲主不得從內錄後放此

天王狩于河陽

解詁曰狩常事也

不與再致天子也

再失禮重不復爲諱故著

狩不書此何以書解詁曰狩常事也不與再致天子也再失禮重不復爲諱故著言天子在是然不可以斥其致天子故加狩辭焉穀梁傳曰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溫河陽也會于溫魯子曰溫近而踐土遠也此別一說言溫在畿內較踐土遠致天子失禮尙輕故爲言狩以飾成其義云

皇清經解

卷之十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語

壬申公朝于王所

其日何

解詁曰據上朝不日

錄乎內也

上與諸侯旅見此公狩朝故從內事詳錄之日不繫月者蓋閏

月之日哀五年傳日閏不書此及乙未楚子昭卒是其據也古祿歸餘于終閏恆在十有二月屬上十有二月無事故不得繫月矣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

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

解詁曰此難成十五年歸之于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歸之于

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知矣之但歸之于

京師徐治其罪耳天子雖罪之不得爲伯討歸于者非執之

者執之以其私也解詁曰歸之者決絕之歸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

須歸于京師然後知未定執之當其罪縱天子者之不失爲伯討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難

言衛侯殺其弟武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

其讓國奈何文公遂衛侯而立叔武經言衛侯出奔傳言文公遂衛侯者文公伐衛

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晉晉命元咺奉叔武以列于諸侯是與文公遂之同叔武僻立而他人立則

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

侯時衛侯謀自楚復歸叔武恐其為晉所討故為之請託于文公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

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解詁曰叔武讓

武諱殺者明叔武治反衛侯欲兄饗國故為去殺已之罪所以起其功而重衛侯之無道此晉侯也其稱

人何難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

之奈何文公遂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

者文公為之也放者窮其所至之詞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皇清經解 卷之十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自者何有力焉者也解詁曰言恃晉有屬己力以此執其君

其言自何方仇衛何復為衛元為叔武爭也解詁曰解文公助之意以

于已而助之謹案元咺訴君而言復歸者春秋賢叔武未顯

故為之爭者直之直咺所以直武也若咺之罪下三十年有

歸惡文明故於此從無惡辭不嫌矣

諸侯遂圍許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解詁曰言復歸者天子歸之也本無事不當言遂又不更

舉曹伯者見其能悔過即時從霸者征伐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解詁曰

降揖讓也介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連稱名不能升

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以禮義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皆

以稱人公會大夫之辭也

秋大雨雹五行志曰劉向以為僖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于弑君故陰脅陽之象見

冬介葛盧來解詁曰前公圍許不在故更來朝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解詁曰据道殺也衛侯在道使人

從君殺大夫辭也取者元咺所立不成為君故以咺累之也

衛侯鄭歸于衛

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解詁曰据未至而有專殺之惡與入惡同歸惡乎元咺也

皇清經解

卷之十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美

解詁曰衛侯歸殺無惡則元咺之惡明矣

曷為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解詁曰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元咺自晉復歸于衛恃晉力以歸是也君入則已出

解詁曰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元咺出奔晉是也以為不臣也執歸不書王命歸之則書

晉人秦人圍鄭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政主也義如今日之事我為政遂本

受命聘周在道自生事聘晉此政逮大夫之始是以謹而錄之如晉非君命而從內使文者言遂則生事已見故不嫌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為不言取之曹据取邾婁田自濟水諱取同姓

之田也解詁曰同姓相食利惡差重取差深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

解詁曰据伐同姓不諱卽有兵當舉伐曹下日若甲戌取須胸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

于諸侯也班者有差等而偏分之之辭也奪非其有日取占廣其界日晉侯執曹伯班其

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晉班曹田在二十八年距

此已久事不相承若云取濟西田于曹直似我取同姓之田不顯伯者所班故諱不言曹使遠崇晉侯執曹伯爲文足以

相起也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据襄七年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

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解詁曰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

決疑故求吉必三卜謹案穀梁傳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

皇清經解

卷資志

孔檢討公羊通義

卷

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禘嘗不卜郊

何以卜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皆重祭故舉以卜郊非

相難也禘嘗不卜非不卜也但据春秋無卜交耳禮也卜禘嘗得禮故不

禮也書卜郊非禮乃書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解詁曰非禮故卜爾謹案周禮以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配以

帝嘗謂之禘又以夏正正月上辛所穀于郊配以后稷謂之郊禘郊皆有常日故不卜也魯不敢效天子日至事天之祭

故用郊禮而擬禘月轉卜三正與周禮殊康周公得有此祭耳非常禮也魯郊雖非禮成王賜之魯公受之有自來魯郊

矣非八佾兩觀之比故不譏議其姓卜失禮者而已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

解詁曰土謂社也謹案禮三本曰郊止天子社至諸侯道

及士大夫此言天之道尊地之道親尊則祭其尊者卑則祭其親者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

通禮通于四方也周禮曰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

若晉望梁山楚望江漢唯漳是也諸侯所祭唯曷爲或言免

封內山川而已無方望之事也魯之望亦非禮曷爲或言免

牲或言免牛据成七年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

禮傷者曰牛養牲不謹致有傷而免之失敬事之禮故言免

牲者不譏言免牛者譏也牛得卜曰牲牲傷不可用乃復名之曰牛穀梁傳曰免牲者為之緇三望者何望

祭也然則曷祭祭大山河海北望太山西望河東望海南不

曷為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解

曰此皆助天宣氣布功故祭天及之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

下所宜禮祭天牲角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

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天墮地埜日月星辰布山縣水沈風

磔雨升燎者取俎上七體與珪寶在辨中置于柴上燒之

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大山爾

解觸石手為膚案指為寸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

崇重也不重朝言一朝也謹案膚與堂上七扶之扶同四寸

日膚取鋪四指也毛詩螻蛄傳曰崇終也從河海潤于千里

且至食時為終朝言唯大山之雲宏速如是河海潤于千里

濡澤九野滋漑萬物又猶者何通可以已也通之為言文見

能通氣致雨其功尤大於此意起於彼

皇清經解

卷之十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黍

已止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左傳曰望郊之細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解詁曰書

者無出道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接卒

鄭文公也不葬者以即楚為罪也日卒者比胙差輕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解詁曰不地者起因上侵就狄盟也復出衛人者嫌與內微者同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其謂之秦何

解詁曰據敗者稱師未得師稱人

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

將襲鄭

解詁曰輕行疾至不戒以人曰襲

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

人未有不亡者也

解詁曰行疾不假塗變必生道遠多險阻遭變必亡

秦伯怒曰若爾

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

解詁曰宰冢也拱可以手對抱

師出百里子

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嶽巖是文王

之所辟風雨者也

解詁曰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避風雨

蹇案左傳集解以為殽之北陵谷深委曲兩山相嵌故可以避雨與何氏說異

吾將尸爾焉

將求爾之尸于

皇清經解

卷六十八

孔檢討公羊通義

堯

是子揖師而行

解詁曰揖其父於師中介冑不拜為其拜如罇

百里子與蹇叔子從

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

哭臣之子也

實哀師不得反托言哭已老恐不得見子

莖高者鄭商也

解詁曰鄭商賈人

遇之殺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

解詁曰犒師曰矯犒也

或曰往矣或

曰反矣

解詁曰軍中語也時以為鄭實使莖高犒之或以為鄭伯已知將見襲必設備不如還或曰既出當遂往

之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

然上議猶豫雷往之頃也匹馬一馬也隻蹄也皆喻盡

其言及姜戎何

姜戎微也

高閭曰夷狄不分君臣常在中國之下若不特加則嫌晉人為未命之卿例序于姜戎之上故特加

及明以尊及卑以晉人及姜戎則所謂晉人者非卑也

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

微先軫也

解詁曰先軫晉大夫也言或曰襄公親之

經則或

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

解詁曰據桓十三年衛侯背殯用兵不稱人貶曷言合也

為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

解詁曰與衛迫齊詐戰宋其故惡不子也

不日此何以日

解詁曰據不言敗

衆而惡戰秦乘危襲國糜爛其師則既狄之矣彼自冀鄭何與於晉而晉微利要殺至盡故亦惡之甚特加日以著其惡

也所以加日為著其惡者下經曰癸巳葬晉文公諸侯之禮

遜朝五廟先葬五日而啟自辛巳以迨癸巳十二日耳則是時已當戒啟期矣乃釋哀廢禮佳兵造孽不臣不子孰此為甚是以詐戰不日而說例書日以著見其惡焉爾

癸巳葬晉文公

傳例曰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

狄侵齊

公伐邾婁取葦

音義疏云有作鄒字者案左氏經作取訾婁鄒作葦字亦當讀如鄒葦與取

取等字並从取古諧聲本同

秋公子遂率師伐邾婁

晉人敗狄于箕

時者所聞之世敗戎狄例也

皇清經解

卷六頁八十三

孔檢討公羊通義

罕

冬十月公如齊

蓋公有疾而行故危月之

十有一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穀梁傳曰小寢非正也

賈霜不殺草李梅實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解詁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易中孚記曰陰假陽威

之應也早賈霜而不殺萬物至當賈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陰威列索故陽自賈霜而反不能復也

此詠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也謹案李梅冬實於洪範五行屬木不曲直也其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

順厥異霜不殺董仲舒曰李梅實臣下疆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讎非子曰夫宜殺而不

殺梅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况於君人乎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皇清經解卷六百八十三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皇清經解卷六百八十四

學海堂

春秋公羊通義

曲阜孔檢討 廣森著

何氏解詁

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穀梁傳曰繼正卽位正也

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其言來會葬何 解詁曰据奔喪以非禮書歸含且昭不言來 會葬禮也 解詁曰但

明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施也叔服者王子虎也服者字也

叔者長幼稱也謹案左傳云丙史叔服周官內史有下大夫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皇清經解 卷之八十四 孔檢討公羊通義

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解詁曰復發傳者嫌禮與桓公同死生異也主書者惡天

子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卽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 解詁曰不言其父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

有君之尊言世子當討賊也謹案髡弑錄曰知所聞之世始進

楚得日卒與中國同足明商臣不卒者以弑父大惡絕也春秋有弑父者三般為楚所討止未成君故獨得於商臣見法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言晉侯及者時

秦伐晉以報殺之役常例受伐者為主也大夫不敵君師得敵君者重師也用甲子者戰凶事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唯凶事無避

丁丑作僖公主

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

解詁曰爲僖公廟作主也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

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謹案山海經曰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土之有穿此六足證者韋禮說方明以依神方明以木爲之方四尺而設其玉鄭司農曰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若然六面皆刻而午貫相通其所謂穿中央達四方者與設玉加金事亦同矣蓋古主之遺象衛宏云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右主父也左主母也與何氏說尺

度有異主者易用虞主用桑

解詁曰禮不明而葬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者親喪已

下曠皇皇無所見孝子之心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與其屬稱所以副孝子之禮禮虞而理之謂葬日反虞之後也重五土三謹案雜記曰重既虞而理之謂葬日反虞之後也重主道也虞而有主則重無事故理矣練而有吉主虞主無事則亦理矣襄王使聘晉文公命晉人受于武官設桑主練主布几筵彼似用殷主綴重之法故武公虞主於時猶存練主

皇清經解

卷之八十四

孔檢討公羊通義

二

用桌

解詁曰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于兩階之間易用桌也

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周人以桌松猶容也想見其容也桌猶戰栗謹敬敬主天正之意也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謹案五經異義曰春秋公羊曰禮載說虞主埋于堂兩楹之間一說理之義曰春秋公羊曰禮載說虞主亦無事也何氏所稱殊非師說鄭司農云埋于廟門外之道左尤似濛濛不合禮意論語謂舊依古文作問主而其訓亦爲社主唯張侯言宗廟主公用桌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論語所云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桌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論語所云謂社主也夏人都河東宜松般人都亳宜柏周人都豐鎬宜桌也廣森聞之逸書曰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北社唯槐西社唯栗故桌之字古文从二齒上加西言西方所宜木也戰桌之對是以爲失若乃廟主用桌或當取齊桌之義爾用桌者藏主也

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

其不時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不能

也蓋殷練而耐則作主當於耐周卒哭而耐練然後作主壞廟魯自莊公之喪始不三年無復練祥之節雖耐從周法而襲般主於耐之名是以左氏云卒哭而耐耐而作主道魯事

之實也文公欲復三年之喪失其舊章遂乃擗枉週直逾練
猶未作主矣喪辟不壞故其主先時不讓後時乃讓內大惡
後不能者為未沒喪納幣故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解詁曰據晉陽處父伐楚救江諱與大夫盟也

大夫盟故不言公貶處父者起實公也于防不去氏說見前
又高侯無別見若直言侯嫌是齊之微者須錄其氏貴之方
起公盟陽處父既於伐楚以名氏見則不氏不嫌微者乃深
抑之以著大夫不敵君之義故亦得起公盟春秋無違辭唯
義所適解詁曰不地者起公就于

晉也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斂黃仲炎曰垂斂之盟

士穀王諸侯之盟新城之盟趙盾主諸侯之盟
而不以士穀趙盾先諸侯者存君臣之分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何以書記異也昔夏侯勝以洪範諫昌邑王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文公之篇書久不雨者三

皇清經解卷六十四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三

卒致仲遂逆謀嗣子邁禍此其效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為以異書大旱

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也解詁曰云言此不雨之日長而無

災故以異書也異者雖無害於人物而其所效於國家者遠且大不可不察釋寢疾曰春秋凡書二十四

早考異郵說分爲四部各有義焉今檢經實二十六旱凡大

先十九大旱二不雨二歷時不雨見自文者三是以爲四部也

先言時月而後言不雨緩辭也初見不雨未以爲異彌時彌

月然後異而錄之先言不雨而後言至于某月急辭也一時

不雨固已異矣自是冀其雨以至于歷月又月

異之甚也春秋異天勤民覽其辭者見其志焉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者何大禘也稱大禘者對時祭之禘爲大也時禘不及毀廟故曾子問曰禘祭于祖則祝迎四廟

之主彼則王制所謂禘禘禘嘗禘烝者也經不言禘言大事者重是事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戎稱大事書曰我有大事休是也祀稱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解詁曰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

于大祖廟中禮取其廟室，以爲死者歎沐大祖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大祖前大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曰：五年而再殷祭。解：詰曰：殷盛穆取其北面，尚敬自外來。曰升五年而再殷祭也。謹案：再殷祭者，再禘也。聞無事則舉焉，或越二歲或曠一歲，揔其辜較五年而再禘取象。天說出於禮穆於經，無徵經之言。大禘者，事天之名祭。法周人禘，魯而郊，穆鄭司農曰：此禘謂祭昊天于園丘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韋元成曰：舊訓有自來矣。商承胤鳥之祥，周受履敏之命，故推其祖之所自出。上本于天，而周人以學爲始祖，以後稷爲始，封之祖，是以配。魯于禘，配稷于郊。國語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又曰：禘郊之事，則有全丞。國語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祭。有名禘者，則如禮記每稱嘗禘之禮。禘嘗之義，夏祭曰禘，秋祭曰嘗。文偶事故，俱爲時祭，更不見大禘之文。漢儒誤混禘之言，魯人僭禘亦以周公配。文王、明堂位固云：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實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諶，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禘而後祖也。解：詰曰：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爲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

皇清經解 卷之十四

孔檢討公羊通義

四

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謹案：後漢梁太后詔曰：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顯帝下。大鴻臚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于閔上。孔子譏之，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太后從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太后從之，周官家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賈公彥曰：兄死弟及，俱爲君，則以兄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賈公彥曰：兄死如父子，故別昭穆也。廣森謂：臣子一例，此傳明文。周賈之說，蓋得經理。僖於閔實兄弟，然傳曰：先禘而後祖也。穀梁傳亦曰：先親而後祖也。國語曰：非昭穆也。左傳亦曰：子越齊，以穆越昭，以禘越祖。何者？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雖繼立，也是必嘗爲臣之事。君與子之事，父等由族屬言之。父子不可改。詩曰：莊公之子也。由廟制言之，僖公時固祀莊于祖，祀閔于禘。詩曰：新廟奕奕。毛公傳以爲：閔公廟是也。至于文公，則當禘僖而祖閔。父之所不禘，子亦不祖也。父之所禘，子亦不敢不祖也。令僖必禘，莊將別有閔宮。基不親廟，而爲五而可乎？俗儒惑於禘必爲父，基不親廟，而爲禘皆廟名也。爲人後者，其廟重禘事之非，必父謂之也。祖事之非，必王父謂之也。自始立廟，卽定禘祖之名，又其上。昭一穆而四廟，備禘爲君者，迭居迭毀。凡新主，則必納禘官。

不以倫序而異若周之初孝王嗣懿王懿之叔父也然祀懿
必於是卽逆祀矣其後桓王嗣平王之孫也然祀平亦於
廟而太子洩父不序於七廟人君者尊之統也是故廟無虛
主廟無二主皆所以著統也天子以天下爲體以一王爲一
世諸侯以國爲體以一君爲一國固不與士大夫恆禮同而
春秋之際家世其爵祿雖大夫猶有爲兄後者矣况天子諸
侯之兄弟有君臣之分者耶高閭曰父子相繼此禮之常也
至于傳之兄弟則亦不得已焉耳既授之以天下國家則所
傳者雖非其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
以天下國家爲重矣徐邈言若兄弟六人爲君自爲昭穆則
後世當祀不及祖禰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斷爲
之後者爲之子所以正接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得故
亦六代祀祖禰矣假非兄受重祖統而其弟亦當遷耳豈得故
存哉卽如邈言使有兄弟六人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又其
最後一君自上繼其父則五君終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
國之意乎凡言禮者惡其諂時君之意苟日廣宗廟大孝之
本而不善授受之道使當傳國者不忍荷日廣宗廟大孝之
吾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
故至令宗廟猥眾昭穆駢積而鬼有不祀者皆不知春秋大義
也

皇清經解 卷之百七 孔檢討公羊通義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

何譏乎喪娶 解詁曰据 三年之內不圖婚 解詁曰僖公以十

二十五月又禮先納宋問名納吉乃 解詁曰 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

爲不於祭焉譏 難不言 三年之恩疾矣 解詁曰 非虛加之也

以人心爲皆有之 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故三年之

哀迫思慕有餘于三年之外者然而先王爲之中制斷以五

易跂及焉如是而情不逮者謂之無人心矣 以人心爲皆有

之則曷爲獨於娶焉譏 解詁曰据 孝子疾病吉 娶者大吉也

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已 解詁曰主於己身不如 以爲有

祭祀尙有念先人之心

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文公誠有人心欲變未失而久喪者則所變宜莫若此矣於此而不變知其外慕久喪之名而汲汲圖婚內實不哀也讖必於其重者圖婚惡重於祿故大事不復讖從常辭而已左傳云襄仲如齊納幣禮也膏肓曰喪服未畢而行婚禮左氏為短董仲舒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納幣皆失于太蚤春秋謂之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禘祭以冬納幣喪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子之知禮志和而音聲則君子子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子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為質物為交質交兩備然後其禮成不能備而徧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賈子能禮尚少善之介尊虛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夏五月王子虎卒

皇清經解 卷六頁四 孔檢討公羊通義

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解詁曰王子虎卽叔服也名者卒從正外大夫不

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新為王者使來會葬故有赴甲之禮而春秋以其恩錄之也尹氏卒

日此不日者蓋以位之尊卑為差

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

雨螺于宋音義公羊前後經蝨皆作螺

雨螺者何死而墜也解詁曰以先言雨也墜墮地也不言如雨尤醇董仲舒曰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也

是故星墜謂之貴螺墜謂之雨所發之處不同或降于天或發于地其辭不可同也

後記異也解詁曰螺猶眾也眾死而墜者羣臣將爭疆相殘賊之象

冬公如晉

十有一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率師伐楚救江

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

解詁曰掘兩之當先言救也非兩之當重出處父也生事當言遂三者皆

違例知後言救江起伐楚意故問之

為讓也

解詁曰

其為讓奈何伐楚為救江

也

范武子曰楚國有難則江圍自師廣森謂將尊稱將將卑稱人固經之達例然外大夫稱名氏率師實至此始見可

見春秋之初征伐自諸侯出小事則遣微者苟動大眾君必親將文宣以後征伐自大夫出而貴卿率師始接踵矣此世

變升降之端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

解詁曰婦不書逆者主名不言如齊不稱女

畧之也

解詁曰賤非

婦姜至文也通與至共文故為畧

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畧之也

解詁曰賤非所以奉宗廟

皇清經解卷六頁十四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七

故畧之謹案不稱夫人不稱氏皆畧之之辭不言如齊者明非齊侯女得言于齊者大夫繫國也不言于齊某大夫氏者

言婦姜則其氏已見不書逆人者君不行使乎大夫絕正其義也不月者亦為畧之故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衛侯使甯俞來聘

音義甯俞與左氏經同而賈逵云公羊曰甯邈者所見本異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賜

含者何口實也

解詁曰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

侯以味大夫以碧士

不忍虛其口謹案白虎通義曰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貝雜記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

五士三不合周禮周禮天子不飯貝故典瑞曰大喪共飯玉含玉且如禮文明飯與含為二事士喪禮飯用米貝更無含物亦不見賓客歸含之節容大夫以上乃得含耳雜記諸侯

相合親豎將命左傳陳子行使其徒具舍玉則舍者自天子達于大夫皆用玉其飯所用有差當如白虎通義所說也其言歸舍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解詁曰且兼辭以言上客甲舍上介致賵今榮叔以正使兼之故議也不言來者及車之雜記曰舍者坐委于殯東南隅有葦席既葬蒲席言逝者既殯而至遠者既葬而至可也釋廢疾曰天子於二王後之喪舍爲先禮次之期次之餘諸侯舍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之臣禮之謂其諸侯相於如天子於諸侯之臣胡康侯曰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天子於諸侯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舍賵焉而成之爲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耳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廣森謂仲子之賵其使不過宰士况桓母本貴至是僖者卑事亦使費使親之失正甚矣故賵仲子言天王賵成風則不言天王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皇清經解

卷之八

孔檢討公羊通義

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

解詁曰風氏也任宿鬪與之姓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郟

不月者自緘之役後春秋遂以狄道斥秦故畧之使與吳八州來同例也

秋楚人滅六

冬十月甲申許男辛卒

音義舊同二家經作業疏云正本作辛字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謹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諸侯之喪當使下大夫會葬時尊晉故上卿住非禮也內會鄰

國葬多矣其非卿行則使者不書明使卿書者譏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問射姑與處父同罪耶抑他故也

明君漏言殺之當坐殺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其漏言奈何君將

使射姑將君襄公也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

將於是廢將廢者已命而罷之之辭時更陽處父出射姑入

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

出含怒刺陽處父於朝而走襄公沒乃刺之

而出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以報其宿怒也

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解詁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四 九

也受于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尊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溲鬼曷為不告朔天無是月也

神故事必於朔者感月始生而朝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非年年常有之月也十二月各

有其政著于明堂月令閏月非常月則無常政故頒朔不及也頒朔不及則告朔亦不及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

日也積分而成于月者也天猶者何通可以己也解詁曰朝者因朔朝

政爾無政而朝故加猶閏月不告月者內事可知

七年春公伐邾婁三月甲戌取須胸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解詁曰據內辭也使若他人然解詁曰

春伐邾婁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謹案內再取須胸尤失正當謹故特為謹辭

遂城師解詁曰主書者甚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成公也成公公卒皆不日此又不葬而二君之卒國內皆有大夫爭殺之事良

由生失其政沒乃致亂故罪而畧之與

宋人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昧以師奔秦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解詁曰俱無勝負此晉先昧也其

稱人何解詁曰掘奔無經言以師奔秦故知然也左氏經無以師又其傳云敗秦師

于令狐經無敗文亦不可得合時緣襄公卒太子夷鞅幼晉

人欲立文公之子雍使先昧請諸秦秦人以師納之昧返而

趙盾更謀夷鞅定位起師禦秦人于令狐時先昧將下奔自

晉始謀立雍非正趙盾悔之是也而昧昧于大義私其身謀

輒以師外故舍盾而貶昧昔子射于豐相何以不言出解詁曰掘

皇清經解 卷之十四

伯芑為楚地亦明矣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解詁曰扈新城盟諸侯序大夫名公失序也

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解詁曰諸侯不肯復

日以日通指曰昧謹案時公後至未得序于會諸侯不肯復

與公盟以晉本盟主乃日趙盾進之使獨與公盟內諱盟大

夫故稱諸侯于上而不致者從會大夫不致例起實盟大夫尤顯音義昧大結反本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泣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文襄既沒晉緝令主雖世長夏盟春秋未

嘗與其伯也故自是盟多書日不與信辭

乙酉公子遂會伊維戎盟于暴解詁曰四日不能再出卒名者非一車再見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

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君使臣至于不可使恥甚故諱

言不至復使若有故而復之辭不舉所至者別于至黃實有疾也時敖有所私女于莒道棄君命而往從之經但責其復未若慶父惡顯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

解詁曰據慶君命不使何以外明其義不使何以不言出父言出奔遂在外也

傳言在外明君命棄棄何以不言出父言出奔遂在外也

螺

皇清經解 卷之六十四 孔檢討公羊通義

十一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舉官也解詁曰皆以官名舉言之宋變司空為司城者辟先君武

公名也易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等不名前不官舉者彼直

一車耳此殺與奔各一人若云宋人殺其大夫宋大夫來奔則漫無區別不成為文故以其官識之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據家父稱使當喪未君也

解詁曰時王新有三年喪踰年矣衛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

于四方未可稱王命以使也坊記曰未沒喪不稱君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

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

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曲禮曰天子未除喪日子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所

謂三年稱子春秋之制也據經曰公即位則王者有踰年即位之禮亦可以推據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以絕正其義則魯

不三年稱子於其封內者失可知矣此傳者善言春秋能因其所見達之於所不見董仲舒曰論春秋者人道而通之緣而立求之伍其比偶其類覽其緒者其贅是以人道泯而王法立今夫天子踰年卽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踰年稱公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賈類以辨附贅者大得之矣

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雖民臣之心不欲一日無君然奪則不可也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者由臣民言之曰吾君之子也而名正位定矣由孝子言之曰吾父之子也是以不踐阼不主與三年不可曠年無君解詁曰故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解詁曰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高宗涼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摠已以聽冢宰三年董仲舒曰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爲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而踰年卽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毛伯來求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四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三

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

日非也未稱王也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問未稱王則曷爲以

之義責之王者無求日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

無求而求故譏之也解詁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謹案是子繼文之體而上本文王言之

者正體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諸侯不奉王法無以守其國

王者不奉祖法且無以守天下故春秋以文王之正月正天道以文王之事

法度正人事

夫人姜氏如齊解詁曰奔父母之喪也言如齊者大夫繫國惠禮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甲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甲禮其符之也若待諸侯然

此本春秋而爲之說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據平惠定不及時書匡王簡過時書王景王

桓王我有往者則書解詁曰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
襄王比加禮故恩錄之所以甚責內諫案此主書與獻六羽
同意我有往者猶可言也我無往者不可言也又以我無往
者惡重不待譏使卿會葬疑若得禮而重譏之故禮之爲用
在子別微也五經異義曰公羊說天子喪起者至諸侯哭臨
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
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易下邳傅甘答說諸侯在千里內
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鄭君
之問也天子於魯既含贈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
夫會葬而已爲不得禮可知矣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
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徹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
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
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廣森謂越縵奔喪
傳無明文亦似說公羊者失之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
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
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

皇清經解

卷六京十四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三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時先都士穀等作亂晉討殺之而不稱國者蓋以靈公冲雅趙盾當國大夫專殺春

秋疾之故從大夫相殺稱人例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解詁曰出獨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月者婦人危重從始至例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殺稱及者相累連及之辭其不稱及者同罪也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地震者何動地也

解詁曰動者震之故傳先言動者喻若物

有動之者也大氣動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丞於是也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

靜者常也地動者象陰爲陽行謹案不傳天下異者時獨魯境內地震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越二日丁酉周地亦

震南宮極死而經不書知諸言地震者皆據魯書也時以政在公子遂所致京氏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楚有大夫前此未至此發傳者屈完不稱使宜申稱使而其君稱人君臣之辭未醇此始因其能修禮來聘遂與君臣之辭同于中國也商臣弑父而得稱子以使者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據遠許其罪惡固不待貶絕而見夷狄者不一而足也當進之以漸不就其一事遽盈量而與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穀梁以為僖公之成風非也且又推之以為惠公仲子亦惠公之母若然妾母必以易為不言及成風成風其子氏者令惠僖尚在何以稱之尊也所以子序母上者直為僖公先薨襚亦先致之故耳僖公成風兩言之尊卑自絕若言及成風則是以卑及尊文不可施也仲子以微不言及成風以尊不言及春秋之稱言豈可以一端盡矣不詳言來者不及事明與幸咄同例

皇清經解

卷六頁四

孔檢討公羊通義

四

可知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復稱國者秦晉構怨起于襲鄭秦為罪首自是二國交刃相仍無已要互有曲直不可專責秦但即殺之役及此見始終狄之而已方將善其能變故於此抑見其罪以深起下稱伯為大善辭也易曰无咎者善補過者也不顯其咎不見其善惟狄之而旋辭之乃知君子之教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故能使負罪者不以終絕而棄

楚殺其大夫宜申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言及不言主名蓋內微者也知非公者天子之大夫視諸侯體敵得盟無取諱不言公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屈貉

左氏以為陳侯鄭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後

至圍子逃歸春秋一切不書王書蔡侯者甚惡蔡也蔡同姓之長而世役于楚自絕諸夏商臣弑父罪大惡極犬彘將不食其餘蓋竊位以來諸侯向未有與盟會者蔡莊侯首道以樓上國獨與同惡相濟同氣相求不再傳而蔡亦有弑父之禍遂使通春秋變夏者也廣森三復斯言誠春秋之微旨昔衛州吁弑君自立使公孫文仲平陳與宋及宋虜公陳桓公之身而馮紇佗篡之難作魯盟會之卒之弑隱者輩也子夏有言曰春秋之記臣弑君子弑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亦有漸而以至矣蔡於彼經曰衛州吁弑其君完輩率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繼之以壬辰公薨宋督弑其君與夷蔡人殺陳佗則知黨弑君之賊其國必有亂臣觀於此經曰楚君固則知黨弑父之賊者其家必有逆子嗚呼國有風家有俗久聞習見風俗以成曰羽素絲唯其所染履霜乘火寧可不慎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圍

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叔彭生即傳所稱叔仲惠伯者也本叔牙仲子休之子因以叔仲連

皇清經解

卷三頁十四

孔檢討公羊通義

五

言非命氏之正故春秋絕正之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者何

以所聞之世敗狄不月而長狄也穀梁傳曰身橫九今乃日知非常狄故問之

眉見

于鹹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

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之魯者僑如也之晉者其弟焚如也事在晉景公六年之齊者榮如也事在齊惠公二年其言敗何

敗者丙戰文日殺一人也大之也解詁曰長大非一人所能討與師動其

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使如結日何以書記異也

長狄本據

姓防風氏之後昔禹戮其君骨節專車至周時號爲大人之國居大荒之東徑阻負絕忽爾伏宥中國非聞見所及故以言異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

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時先盛伯卒嗣子立踰年而被

篡以其邑夫鍾鄒邾來奔故曰失地之君也兄弟辭者爲其來奔明當以恩禮接之若其出奔他國雖兄弟之君亦名備侯行出奔齊是也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

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解詁曰据伯姬卒亦許嫁不稱子貴也其貴奈何母弟

也解詁曰不稱母妹而繫先君言子者遠別也謹案般人字積于仲周人字積于叔故文公之篇有子叔姬者二而皆

皇清經解

卷六東十四

孔檢討公羊通義

六

爲同母姊妹也詩曰齊侯之子東宮之妹明君之妹妹貴有殊矣啖趙以稱子者爲公之女子子此似是而實甚非文公

以四年娶而十二年女已及笄宣公以元年娶而五年女已適人其可得通乎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遂來聘

遂者何秦大夫也

卽西乞術也左氏曰術此日遂古今字耳學記術有序月令審端徑術鄭司農並讀

爲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

此秦伯康公也賢繆公而於康公明使有大夫者至此始能修禮來聘因其可與而與之又以明善善及子孫也苟卿子

亦曰春秋賢繆公以爲能變也其爲能變奈何惟譏善善乎言解詁曰譏善善薄之貌

猶撰也謹案自此已下引秦晉文以證繆公能變之事尚書作惟載載善諷言王逸楚詞章句引書亦云譏善靖言蓋古

今文異也李尋傳曰昔秦繆俾君子易怠解詁曰俾使也易說譏諷之言在佐佐之勇怠猶輕惰也惠棟

日尙書息作辭籀文辭久台史記三王而况乎我多有之書
世家多有之此以况訓息穆天子黃竹之詩曰嗟我公侯百
辟家卿皇我萬民南刑大傳曰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
獄于鄭司農注皇猶况也故無逸則皇自敬德王肅本作况
而熹平石經又作兄大雅倉兄其義亦猶倉皇况之爲凡古
文也皇之言 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
况古訓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戰于河曲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左氏所謂交綏是也先晉
人者此亦秦伐晉見晉爲

皇清經解 卷六頁四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七

主也不言及者秦晉之爭亟矣是役以後乃少寧居將於是
搃較其功罪設以晉及秦則觸晉未有罪以秦及晉則觸秦
秦征之故變文以見二國均罪焉爾董仲舒曰秦繆侮蹇叔
而大敗鄭文輕眾而喪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故戰攻
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所害重也問者曰其書戰伐
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
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矣
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耳苦民尙惡之惡傷
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
服之也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
足以親近文不足以來遠不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
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
也惡詐擊而善偏戰取伐喪而榮復讐奈何以春秋爲無義
戰而盡惡之也曰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
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
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
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
故盟不如不盟然有所謂善盟辭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
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于指非
精心達思者曷爲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舉河
其孰能知之

猶言濟西河陽皆大之之辭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況乃干戈相尋綿十三載故雖戰不出頃而舉疏者地之用是見伏尸流血千里之內舉遭離之噓二國之罪均矣爾雅曰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季孫行父率師城諸及運孫復曰率師而城畏莒故也運昔魯所爭者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不言葬陳共公者與慈父同義

邾婁子遯餘卒邾婁文公也前用鄧子于社失德重卒當貶去日知不蒙上日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解詁曰魯公周公子伯禽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

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

世世不毀也禮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魯以周公為太祖而伯禽始封之君亦不容毀故別

皇清經解 卷六十四 孔檢討公羊通義

大

有世室魯多殷禮是亦法殷人六廟之意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解詁曰據魯公始封也

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解詁曰始受封時拜于文

王廟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謹案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書曰王命周公後作冊佚詁是其事也命周公後者言

命魯公以為周公之後解詁曰魯國供養周公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為祭祀主加曰者成王始授其茅土之辭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蓋以為

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易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

解詁曰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趨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

則奔喪為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謹案魯世家述金縢之言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是周公之心也其

魯祭周公何以為牲解詁曰掘周公

用白牡解詁曰白牡殷牲也周公死魯公用駢獨解詁曰駢

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

性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昏爲差羣公不毛亦用純色但不擇取駢白若黝牲俾牲之屬皆可也

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解詁曰盛者新穀燾者冒也故

時序昭穆之差謹案廩者新陳相雜易嫌于无陽鄭司農注

讀如羣公濼之濼濼雜也卽讀從此傳文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

解詁曰簡忽久不以時修治至令壞敗故譏之言屋者重宗

願詳錄之以不務公室書月者知久不修當家上月謹案屋

者當中雷上出重屋也魯有復廟重檣亦天子之制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于杏晉義二家經會下有公字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斐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杏至得與晉侯盟
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之也解詁曰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謹案左傳師乎師乎何

皇清經解卷六頁十四孔檢討公羊通義

七

黨之乎集解曰黨所也彼亦齊人之歌則黨詁爲所信齊語矣往所猶言往許往許猶言往時莊子曰物之黨來寄也其義爲時來荀子曰怪星之黨見其義爲時見是黨訓所轉訓時也前尾之盟公失序今一出而衛鄭皆因公以請平于晉臣子之心喜其爲諸侯所尊榮故加善辭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月者正月也

邾婁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率師伐邾婁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不言葬齊昭公者與說諸同義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齊西同盟于

新城解詁曰盟下日者刺諸侯微弼信在趙盾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何彗星也解詁曰狀如彗謹案彗之甚而芒氣四出者曰孛其言入于北斗何

解詁曰据大辰言不入北斗有中也有解詁曰中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亂之氣彗者掃故置新之象也北斗天之樞機玉衡七政所出是時桓文迹熄王者不能統政自是之後齊晉並爭吳楚更謀競行天子之事齊宋昔魯弑其君而立之應謹案五行志曰劉向以爲君臣亂于朝政令虧于外象上濁三光之精五星羸縮變色逆行甚則爲李北斗人君象李星亂臣類篡弑之表也星傳曰魁者貴人之宰又曰李星見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一日魁爲齊晉夫彗星較然在北斗中天之視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改寤是後宋魯昔晉鄭陳六國咸弑其君齊再弑焉

公至自會

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

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解詁曰据言于邾婁與納頓大其弗克納也不能納糾不言弗克納知此言弗克者大之弗克納專御也先言納接菑于邾婁致晉君之意也後言缺之義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卻缺率師革車八百乘以

皇清經解卷之百一十四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三

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沛若力勢下行之貌邾婁人言曰

接菑晉出也覆且齊出也解詁曰出外孫也謹案覆且邾婁定公名子以其指則

接菑也四覆且也六解詁曰指手指言俱不得天之正性徐彥曰舊云子以其指者言凡立子之法以其手指相似則接菑猶人之四指覆且猶人之六指皆異數者屈四指伸小指則爲四偏屈五指還伸小指則爲六此軍中遙相語舉手小指以示卻缺言接菑比之于指如計四數者然也覆且如計六數者然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也其實皆以小指喻庶孽耳

孰有之也解詁曰壓服也設齊復與兵來納覆且亦欲服貴邾婁使從命未知齊晉誰能使外孫有邾婁者皆大國外孫故言皆貴此

則皆貴矣雖然覆且也長對晉人爲婉遜辭云爾卻缺曰

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

弗克納也解詁曰大其不以己非奪人之是惠士奇曰易同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弗克而還可謂困矣困而反則君子善之故易稱吉又何譏焉趙匡云此乃譏其不量力而勞師

爾聞義能止差可補過何足美之如其說則爰辭當云无咎
无咎者善補過也曷為繫之以吉哉蓋有過能改聞義能徙
善之大者非徒无咎而已公羊之說誠得春秋微旨趙匡能
駁先儒以其說不可通於易詩書則云春秋之例不可通於
他經矣之妄者也六經皆聖賢之語曷為不可相通學者詳之
此晉卻缺也其稱人何據傳
則非將卑師少文缺率師革車入百乘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
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弗克納者與之實也文曷為不與大夫
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解詁曰不復發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大夫不得專也傳者諸侯本有錫命征伐憂天下之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穀梁傳曰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

若弑 君重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解詁曰弑弑其君也已立之

皇清經解 卷六十八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三

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已商人也己代舍立乎其位
之子而不自冀者異後商人遭弑且為責討賊成之為君不
於此正其君臣之分則嫌商人有未立道故正名之成舍為
君而見商人賤為賊也不日者弑未踰年君正例也董仲舒
曰春秋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
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
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疾重是以奪
成君之號詳見之也晉子繼位之辭予齊子

宋子哀來奔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

也解詁曰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
也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單伯之罪何道淫也
也解詁曰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

惡乎淫淫乎子叔姬解註曰時子叔姬嫁當為齊夫人使然

則曷為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內辭也解註曰深諱使若各自以他事見執者不書叔姬歸于齊者深諱

以起道淫諱案內大夫執例無罪月有罪不月雖有罪猶稱人以執者內辭也不使伯討行乎我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解註曰不稱使者宋無大夫謹案承上官舉而復加名氏者來接于內錄之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何以不言來解註曰據齊人內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

將送也筍未詳舊云取其尸置編輿中敖死已闕八月豈也得尸猶可致此明事之不然古者柳車上飾以竹為池客

得有筍名即左氏所謂飾棺置諸堂阜者與木送柩于境上迫魯使受非有使來故不言來猶言歸公孫敖之喪若以禮

皇清經解卷六頁十四

歸之者為內辭耳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解註曰大夫不致此致者喜患禍解也謹案莊元年之單伯未見錄卒則此仍是一人與桓十五年

家父上距幽王之世家父作誦年數亦畧相等古人多壽考以詩證此可無疑也自後遂不錄卒者蓋以道淫罪重為魯

黜所

晉卻缺率師伐蔡戊申入蔡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晉強而蔡無備至日即入其國其日何上

下未有錄義兵起文至之日也不日則至日入意未顯嫌觸動我文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諸侯不序者為前扈之盟故也春秋有錄內而畧外無畧內而錄外公會

猶不序公不會而序則僨矣不日者明不序意非以諸侯不信而畧之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其言來何据執而歸者也故猶從大歸曰來歸之文但日隱有罪當言至自齊閔之繫齊人為別異耳無罪痛之痛之日閔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解詁曰孔子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所言之者為內明義孝子當緣父母意恩閔之母為人子者通於春秋則能以父母之心愛其昆弟姊妹而友弟之道行乎天下矣凡來歸無罪時有罪以月子叔姬有罪矣而猶若不欲其服罪者春秋有以義治有以恩治恩不本義私恩也義不本恩則亦非公義也雖有法度不足以一天下惟情出于一故義者必因人之情而為之制君臣以義合者也然而會子曰孝子善事君子愛朋友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良何有故春秋葬原仲無諱而子叔姬之罪不盡其詞焉蓋於季子見朋友之至於子叔姬見兄弟之至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皇清經解 卷之十四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三

郛者何恢郛也解詁曰恢大也入郛書乎曰不書傳言楚子

經但書圍鄭是也若旁微左傳則隱五年鄭伐人郛不書此宋入其郛襄元年晉伐鄭入其郛經皆不書

何以書動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我數被齊

曹郛恐懼震動故書
以見文公微弱甚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其言弗及盟何据鄭伯言不見與盟也齊侯不肯盟也弗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公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

無疾不視朔也解詁曰有疾無惡不當書又不言有疾者欲

視朔者必於此書公起公自是無疾不視朔也胡康侯曰若後復

朔疾已愈矣故特言之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月朔疾已愈矣故特言之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

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內大惡不可言故雖譏始猶不顯言公始不視朔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犀丘音義犀左氏經作鄆賈逵云公羊作蕃亦與今本不同

同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泉臺者何郎臺也解詁曰莊公所築臺于郎郎臺則曷為謂之泉臺未成

為郎臺既成為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

譏各有譏義故築毀兩書自非兩譏即見者不復見也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

已矣解詁曰但當勿居令自毀壞不當故毀暴揚先祖之惡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處白

皇清經解 卷六頁四 孔檢討公羊通義

一

弑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

窮諸人賤者士以下也非大夫例不得以各氏見不日者從失德之君不日卒例也大夫相殺稱

人賤者窮諸盜解詁曰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有輕重故重者錄輕者略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討弑君不月者無功不得從義兵錄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聖姜

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復不序者為前扈盟公失序故終文之篇不序

秋公至自穀穀內地前所取諸齊者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嬰卒秦康公也至是卒猶不葬者春秋伯子男為一故從小國例也賢穆公未見卒者及康公之世始有恩禮

于內得恩錄之音義嬰舊同左氏經作饗茲从昭五年注校改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解詁曰商人弑君賊復見者與大夫異齊人已君事之殺之且

當坐弑君謹案左傳弑之者公僕傭歌與其驂乘間職是賤者稱人例也商人篡不去日處白去日者商人罪已前見宋昭無道未有見也又纂明當葬

知不葬懿公者亦從不討賊例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遂謀弑赤而請于齊赤母本齊大夫女非正君甥故不見拒也使舉上客

而不舉介獨此列數之者若得臣之黨于遂而與聞于弑也與後不日卒相起其罪乃顯

冬十月子卒

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既葬不名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

皇清經解卷之百八十四 孔檢討公羊通義 五

弑則何以不日解詁曰据子般卒日不忍言也世近則恩益隆故隱之益深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解詁曰歸者大歸也夫死子殺賊人立無所歸留故去也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弑其君庶其

稱國以弑何解詁曰据莒人稱國以弑者眾弑君之辭日一

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眾當坐絕也謹案此當蒙上月其不日者從小國始見卒例

